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換嫁衣
第六回 白魍魎賺殺黑魍魎 假州官顯出真州官

題辭：

演出州官兩個奇，囹圄生草罪人稀。

一婦才歸故里室，一人又想遠鄉妻。

紅雨合門僥倖免，烏心千里赴魂凄。

州官斷出無頭事，方信州官假更奇。

右賦七言律

且說張洪裕將秦氏搶到舟中，見面貌不是，又見秦氏只是掩面而哭，意欲送還，恐怕人財兩失，況且見了女色，自然要近了，怎肯現鍾不打，又去煉銅？不知費了多少溫存解勸，才得相從。到家以後，被婆子禁管得一時不許近身，禁在偏房，不時打罵。

一日，秦氏去投河，被鄰人救起，要告首官司。家中住了許多人在那邊和事。只見妻舅章紅雨同一個公差，持了一枝簽，走到面前道：「新老爺喚你講話。」張洪裕吃一驚，問道：「老爺有何話說？莫非有人告我麼？」章紅雨道：「昨日公差錯拿我去見州官，問起秦氏根由，想必為秦氏之故。你自去便知。」

這些鄰人見州官拿他，都兩兩三三，說長說短，漸漸兒散了。張洪裕心中疑疑惑惑、驚驚跳跳，只得叫婆子安排酒飯待了二人。一同到州前，公差帶進跪下。雲上升問道：「你日前可曾討江南句容縣花家秦氏為妾麼？」張洪裕慌慌叩頭道：「是真的，乞爺爺恕罪。」雲上升道：「我不難為你。此婦之夫花笑人係我舊交，我今差一名皂快，齎書一封，押你送此婦還前夫，身價給還一半，要討花大爺的回書復我。可小心在意，如違重究。」

張洪裕見州官捉拿，原知有事，今見如此發放，十分便宜，況此禍由也巴不能推脫了，叩頭道：「爺爺吩咐，敢不遵依。」接了官書出外，同公差到家，打點起程。那張婆與秦氏各各歡喜。張婆喜的是拔去了眼中釘，秦氏喜的是脫離了終生難，重歸故里。

不消一日，已到句容縣龍潭廟前，叫一乘轎子，抬了秦氏，二人往花家一徑走來。只見鼓樂喧天，原來是花家人娶親佳期，雙雙入了洞房，堂中請親聚集。花笑人正在內房納悶，張洪裕望見認得，忙進內扯一把，附耳道：「令正送在外面。」

花笑人吃驚歡喜，趨出門外，揭起轎簾，就如拾了珍寶一般，即攜秦氏之手下了轎。秦氏低頭羞臉，急急走進自己房中。夫婦相聚，噤無一言。花笑人到灶邊領了兩個兒子進房，見了娘親，牽衣的牽衣，要抱的要抱。秦氏出了一番痛淚。外邊公差將雲上升書信遞與花玉人。玉人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曩時月斜照梧桐，與賢弟把盞歌笑，既娥聞之，亦愛我輩之肝膈也。蒙所囑令弟婦之事，愚兄到任，即已訪知，特遣敝役押送還鄉。已諭張洪裕，只給還身價一半，惟賢弟尊裁。州事冗繁，恭候玉駕速臨，以慰塵謁。先候回音。

花玉人看了，即出外邀張洪裕與公差內堂坐下，陪送親丈人岳東山飲宴。一家骨肉團圓，滿門歡喜快活殺。那花笑人當夜被窩中的舊物相交，倒比三弟的新物更加恩愛。

次日，花玉人寫了回書，兌還了張洪裕四十兩身價，送別了公差、洪裕。以後，完了新婦三朝滿月之禮。暇閒無事，花玉人出外探友，雅姿走過文姿房中玩耍，乘間問道：「聞知二伯要賣姐姐，姐姐反做弄二伯，將二孀搶去，姐姐也忒狠心。」文姿道：

「我若不狠心，此時我在張洪裕家中受難，你姐夫回來，二叔還要添油添火，我何能與你姐夫相見？何能與你妹妹團圓？」

雅姿道：「難能如此。」說：「但姐姐當時不必換衣，既然知覺，只同三叔到姐家來躲過。二伯賣姐姐不去，全了他夫婦也好。這是姐姐恨他無禮，做弄還他，豈不狠心？昨夜你三叔在枕邊對我說起，也道大嫂狠心。」文姿道：「我斯時也懊悔無及，就叫二叔去趕二孀，無奈天理難容，大數難挽，趕到五更回來，又失去了賣我的銀子。若非你姐夫湊巧回來，他也決然無命。」雅姿道：「原來姐姐還說不狠心。」文姿道：「二叔為人奸險，若不是這樣鍛鍊，怎當得他放火燒人？」

只見花玉人走進房來，雅姿即走回自己房中，與花家人玩耍去了。玉人叫文姿打點行李，只在三日內要起身往濟寧州，起遲些又煩雲盟兄差人來請。賈氏拉兒子關寧走近身來說道：「你如今竟撇了爹家去了。」就掉下淚來。玉人道：「有大娘在此，人不寂寞。」賈氏道：「大娘當不得家公。」

文姿見賈氏貪淫，恐怕玉人壞了身子，巴不得玉人出去幾時，就接口道：「去是要去的，只訂他早回來些。」賈氏道：「你如今往濟寧，又不要娶了一個回來。」玉人道：「當初連你都是我不可收的，如今也不必多疑。」

說話之間，只見外面濟寧州又差人迎接到了。玉人外邀坐，一面整酒，一面打點行裝。當夜，文姿又讓賈氏餞行。玉人兩盡其情，翻身抱文姿，翻身抱賈氏，歡娛了一夜。次早起來，吩咐二弟一番，又分別而去。

（以下原版缺兩頁）

眾鄰人道：「我們尋思是白氏下毒，白氏又冤。是大娘下毒。章紅雨既不在家，這事關我地方。我們兜齊了十鄰，去州爺處遞公呈。州爺是個神明，看他如何問理？」

花玉人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忖道：「烏心誠是助我二弟為惡的，人都稱他是一個魍魎，如今死在此處，這也是應該的，但是死的古怪。少刻公呈進來，如何審理？」隨即悄悄地進衙，與雲上升細細說了。雲上升道：「這分明是章氏妒忌白氏，遷怒前夫，下藥毒死了的。」

花玉人道：「烏心誠晚間才到，所用不過一飯，而中夜即死。想章氏即懷心要毒，亦時忙不及。外面懼你長兄是神明，不可草草。少刻坐堂出去，倘地方公呈進來，長兄可立刻拿章氏、白氏到堂，問她昨夜待烏心誠是何肴饌？用何碗盞？何處沽酒？何人烹調？待她二人細細說明，錄了口詞，帶進衙來。小弟見了口詞，或者可以裁決。」

雲上升留記在心，坐堂出去，叫該班抬出放過牌。收上民詞，內中果然有烏心誠身死不明，地方公呈。雲上升見了，即撒簽拘拿章氏、白氏立刻赴審。

不半晌，二婦人拿到跪下。雲上升問道：「昨夜烏心誠如何死了？」章氏道：「昨晚烏心誠到來，因丈夫不在，是白氏留宿，白氏整飯，與小婦人無乾。當初討白氏之時，聞知她原與前夫有仇，想必是白氏下毒。」白氏道：「大娘妒忌小婦人，時時作仇，每每要尋事貽害。這必然是大娘下毒，貽害小婦人，乞老爺詳察。」

雲上升道：「留宿是你，整飯是你，這卻與章氏無乾了。我且問你，昨夜進膳時，何處沽酒？何物為肴？用何碗盞？可細細說上來。」白氏道：「因大娘不肯留宿，並不沽酒買肴。日中時，有鄰人送一隻雞來，小婦人炒得香香的。日中大娘用了半只，留了半只，防丈夫回來。晚時，只見烏心誠到來，只此一物為膳。烏心誠想必肚饑，竟吃完了。鍋中的飯，又是二人同吃的。不知何故死了？」

雲上升道：「這半只雞肉是放在何處的？」白氏道：「因天暑，我怕臭壞，將它好好掛在廚房外大樹旁枝上的。」雲上升道：「是了。」著原差帶起，候晚堂聽審。即退了堂，將口詞付與花玉人看了。玉人想了一回道：「長兄可即刻坐堂出去，叫白氏宰雞一隻，依樣炒香，也一般掛在樹旁枝上。叫白氏一眼看著、守著，有何動靜回話。」

雲上升即刻又坐堂，依花玉人所說，吩咐白氏去烹雞、守雞。白氏便依了州爺去烹雞看守。看了一時，只見大樹上面有兩條大蜈蚣，走到雞碗中盤旋不去。直至將晚，蜈蚣依先上樹去了。

白氏同公差忙忙來到衙門，報知州爺。雲上升正坐晚堂審事，即叫將雞肉投與黃犬吃下。審完兩件事，那黃犬也死了，人人驚

歎！只見章紅兩同十鄰跪上前來，叩頭稟道：「小的是章紅兩，鄉間才回。蒙爺爺明鏡，照豁奇冤。願爺爺萬代公侯。但有烏心誠屍首，求爺爺發放。」

雲上升道：「烏心誠身死不明，你妻、妾自相拆害。若不遇我老爺，少不得你妻、妾中有一人抵罪，連你也不得乾淨。豈不家破人亡？蜈蚣與雞原是生死冤家，活雞見了蜈蚣，必然要啄死；活蜈蚣見了死雞，必然要攢咬它。烏心誠生平為人奸詭，白氏背夫淫潑，這也是生死冤家，故此一來，就為蜈蚣所害。你娶白氏在家，妻、妾相妒，此時烏心誠若不來，此雞少不得是你妻子吃的。你妻子死不明，畢竟冤白氏毒死，告官治罪，豈不家破人亡？此晚你若回來，此雞必然是你吃的。你死得不明，那些親鄰俱認是你家妻、妾爭風，謀死丈夫，你妻、妾也有口難分，豈不是家破人亡。想必你家祖父或有功德回天，所以鬼神特遣烏心誠來抵了。你以後須做好人。」說完，即提起硃筆批道：

仰原差協同地方，立刻將烏心誠屍首埋葬官壇，將章紅兩家中大樹砍倒鋸斷，燒死蜈蚣送驗。限五日內，將白氏賣配良家，不許為妾。繳。

章紅兩並鄰家俱叩頭謝了出門。外面百姓們紛紛謠講，說：「州爺問也無頭奇事，分明是包公再生。」只見衙門外一片鑼聲震響，是京報人報雲州爺欽取京城察院，高高的拈起紅紙。雲上升即打發了報人，退堂。花玉人不勝之喜。

數日後，外邊原差同地方繳銷朱票，稟說：「樹已砍燒，將燒死蜈蚣送驗，有一尺餘長，大如毛竹。」又稟說：「白氏賣與田家作婦。」銷票不提。

雲上升擇日進京，要帶花玉人同去。玉人道：「京官要清，不理民事，可以不必同行。」定要回家。雲上升設宴餞行，酒間說起：「愚兄三載廉明，驚動聖知，皆賢弟之功也。」因而贈送甚厚。

雲上升未起程時，萬姓哀留。及至起身之時，香花送別。花玉人到家，夫婦團圓偕老。文姿無出，貢氏所生關寧，後來取名花芳，讀書登第。花笑人享兄之福。花寓人同妻雅姿連生三子，皆入泮。文姿晚年，每想妹子為人寬厚，故此多子，自己雖然全節，斷送二叔夫婦遠離，卻也刻薄，宜予無子。

原來，烏心誠見秦氏歸了，也想自己的妻，曉得花玉人在州官衙內，意欲求花玉人力討轉白氏，不料竟觸毒而亡。